

劉汝霖著

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(05141)

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壹元肆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劉 汝 霖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(本書校對者 周蔭侯 曹鈞石
徐壽齡 宗大樸)

自序

東晉南北朝者，一中國南北分裂之時代也。自劉石騁暴，兩京覆亡，冠帶之倫，退避江左。六月之駕無聞，鴻雁之歌日遠，僅保荆揚之域，以安中原遺黎。草創伊始，日不暇給，庠序之教，猶有未遑。是以博士力趨於簡易，太學權置於中堂。而箕踞之習，解祖之風，四本之論，哀樂之旨，仍流行於朝野，復馳辯於無窮。儒術不振，玄風猶章，有由然也。至於關河燕趙，羌胡紛爭，間有鄉學之主，明達之人，亦知虛襟正直，禮送經生。顧兵戈未息，國祚不長，黌舍之興廢靡定，教化之攸成難期。迨至金蓮告盡，劉宋代興，學開四館，觀立總明，而勸課未博，建之匪久，蓋取文具而已，不成爲曠世之業也。齊梁以還，文學浸盛，叔達名列八友，深沐儒風，詔開五館，講論諸經。分遣博士，立學州郡；揀選胄子，受教雲門。集雅士林之館，高齊文省之士，人才濟濟，可謂盛矣。太清之難，盜賊縱橫，典籍散絕，文武道窮。陳氏拾梁餘緒，力挽頽風，而三百數盡，江左遂傾。元魏在北，初混中原，賞眷文士，廣聚典墳。漸脫草昧之習，躍登文明之途。道武以後，經又百年，孝文遷洛，偃武修文。於是經術彌顯，斯文鬱然。及元顥西上，南人北遊，乃知衣冠仕族，並在中原。民風不變，此可知矣。屬拓跋喪亂，爾朱逞兇，文章咸盪，禮樂同崩，俎豆之容中絕，絃歌之音不聞。旋永熙西遷，天平北徙，魏氏分裂，繼以周齊。雖庠序漸備，學者嚮風，而舊日之盛，迄未復焉。

南北戰亂，民生愁苦，慈悲之教，應運發揚。蓋自羯石肆虐，毒饑漫天，茫茫禹域，幾無寧日。佛圖澄默，運用神功，化

及兇暴，啓彼慈悲之念，遏其殺伐之心，澤被蒸黎，實非淺鮮。天竺聖典，初化東土，夷夏不同，音韻殊隔。自非妙兼梵，難盡翻譯之致。羅什碩學鉤深，神鑒奧遠，歷遊中土，備悉方言。深憫前譯諸經，文製古質，辭旨不明，未盡美善。迺更臨梵本，重爲宣譯。朗晝昏以慧日，覺安寢以大音。於是靈風遐扇，逸響高騰。江左浮圖，肇自僧會。而世滯悠曠，苦海遐長。法燈不耀，慧日霾光。釋慧遠道業貞華，風才秀發，宣唱法理，開導衆心，淨土往生，傾動凡庶。大法已被，戒律未完，釋法顯誓志尋求，西渡流沙。遠涉數萬，卒抵靈鷲；時過星槎，方歸本土。遂使毗尼之典，風靡華夏，法雷驚夢，萬衆厲心。南北分治，伽藍益衆，南之建康，北之洛邑，寺逾千百，僧至億萬，致使高洋崇福於洪谷，蕭衍捨身於同泰，緣結震旦，亦云偉矣。惟趨向奢靡，漸失本真，重形式而遺精義，祈福澤而忘蒼生。是以粟罄於惰遊，貨殫於泥木，吏空於官府，兵挫於行間，風俗頹敗，姦宄弗勝，有識之士，怒焉憂之。然此乃傳者之過，非泥洹之道然也。今遊其故墟，縱覽遺跡，莊嚴之闡，若瑰璋之彫刻，猶有存者。北之雲岡，南之龍門，千佛之崖，莫高之窟，皆足使人流連忘反，徘徊弗去。想微言之要妙，知大法之無窮，功效之美，良足羨已。

余生於窮鄉，典籍罕覩，仰希古烈，追蹤莫由。寤寐憂悸，有若疾首。壯年遊學，負笈名都，博觀經史，汎覽百家，始覺寶山炫目，望洋堪羞。念典籍之浩繁，惜純駁之不掩，後生學子，探索匪易，遂擬整理四部，勒成專書，開來學之捷徑，解千年之糾紛。十九年夏，任職女師院研究所，余師湘潭黎公，以學術編年，囑令從事。遂廣收史料，抉擇真僞，釐定年代，謹於去取。荏苒三載，晝夜靡停。而國難日亟，強敵壓境，隱几讀書，效仲舉之朗誦；近郊伐鼓，等安公之譯經。當道諸公，

軫懷文物。有鑒漢末之難，戒心晉初之災。是以鷹揚未奮，蘭臺先移。會敵人滿志，暫戢兇鋒。庠序無恙，誦聲復擁。乃得再事鉛摘，從容殺青。念此三百年中，我先民雖處鐵馬金戈之裏，一摘再摘之下，而固有文化，漸見倡導，蓋民族意識未嘗一日亡也。故終能化除異種，復我家邦。一吐炎黃之氣，再振大漢之風。諺曰：往者之不忘，近事之師也。世之覽者，觀其變遷之迹，庶有以鑒助於今乎！

廿四年五月廿七日劉汝霖識

凡例

- 一、本書爲編年體，將各種學術史料，考清年代，分誌於各年之下。
- 一、本書所載學術史料，包涵政府社會個人三方面。
- 一、本書爲整理史料便利起見，一例用文言體。
- 一、本書史料，雜採各處，須經選擇刪定，故對於原文，時有修改，總以不失原意爲主。
- 一、本書紀年，以當代君主紀元爲主，而附以甲子及公元，以便計算檢查。至十六國君主之紀年，則以其年發生事體者爲限，否則不記，以免紛亂難查。
- 一、各項事蹟，已分誌於各年之下，其後俱附「出處」一項，以明其史料之來源。若此史事之眞像須經考證而得者，則更附「考證」一項。又有「附錄」一項，載各種圖表。
- 一、各學者若著述甚多，則列一著述表，誌於其卒年或最後見於本書之年。
- 一、事體過於瑣細，或發生於本年之後，而無特別敘述之必要者，則用雙行小字誌於本年之下。
- 一、各學者之事蹟，雖分誌於各年，但仍前後遙接。
- 一、本書之後，附有索引兩卷，一查個人，一查各項學術問題。該卷之中，別有凡例，茲不贅。

目錄

自序

凡例

卷一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至孝武帝太元八年

卷二 孝武帝太元九年至恭帝元熙元年

卷三 宋武帝永初元年（魏明元帝泰常五年）至順帝昇明二年（魏孝文帝太和二年）

卷四 齊高帝建元元年（魏孝文帝太和三年）至和帝中興元年（魏宣武帝景明二年）

卷五上 梁武帝天監元年（魏宣武帝景明三年）至十八年（魏孝明帝神龜二年）

卷五下 梁武帝普通元年（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）至敬帝太平元年（西魏恭帝三年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）

卷六 陳武帝永定元年（北周孝閔帝元年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）至後主禎明二年（隋文帝開皇八年）

索引一 人名索引

索引二 分類索引

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卷之一

東晉

中宗元帝

建武元年丁丑（三一七）

置史官以干寶領之。寶字令升，新蔡人也。祖統，吳奮武將軍都亭侯。父瑩，丹陽丞。寶少勤學，博覽書記，以才器召爲著作郎。平杜弢有功，賜爵關內侯。中興草創，未置史官。中書監王導上疏曰：『夫帝王之迹，莫不必書，著爲令典，垂之無窮。宣皇帝廓定四海，武皇帝受禪於魏，至德大勳，等縱上聖，而紀傳不存於王府，德音未被乎管絃。陛下聖明，當中興之盛，宜建立國史，撰集帝紀。上敷祖宗之烈，下紀佐命之勳，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。厭率土之望，悅人臣之心，斯誠雍熙之至美，王者之弘基也。宜備史官，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。』王納之，遂立史官，以寶領國史。
寶以家貧，求補山陰令，遷始安太守。
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，遷散騎常侍。

〔出處〕晉書元帝紀 干寶傳

修立學校 時凡百草創，學校未立，驃騎將軍王導上書曰：『夫治化之本，在於正人倫。人倫之正，存乎設庠序。庠序廢而五教明，則德化洽通，彙倫攸敘，有恥且格也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。易所謂正家而

天●定者也。故聖王蒙以養正，少而教之，使化霑肌骨，習以成性，有若自然，遷義遠罪而不自知。行成德立，然後裁之以位。雖王之世子，猶與國子齒，使知道而後貴。其取才用士，咸先本之於學。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，王拜而受之，所以遵道而貴士也。人知士之所貴，由乎道存，則退而修其身，修其身以及其家，正家以及於鄉，學於鄉以登於朝。反本復始，各求諸己，敦樸之業著，浮僞之競息，教使然也。故以之事君則忠，用之莅下則仁。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，義而後其君者也。自頃皇綱失統，禮教陵替，頌聲不興，于今將二紀矣。傳曰：「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，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」而況如此之久乎？先進忘揖讓之容，後生惟聞金鼓之響。干戈日尋，俎豆不設，先王之道彌遠，華僞之俗遂滋，非所以息民靖俗，端本抑末之謂也。殿下以命世之資，屬陽九之運，禮樂征伐，翼成中興。將滌穢蕩瑕，撥亂反正。誠宜經綸稽古，建明學校，闡揚六藝，以訓後生。使文武之道，墜而復興；俎豆之儀，幽而更彰。方今小雅盡廢，戎虜扇熾，節義陵遲，國恥未雪，忠臣義士，所以扼腕拊心，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。苟禮義膠固，淳風載治，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，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。由斯而進，則可朝服濟河，使帝典闕而復補，王綱弛而更張，饗餐改情，獸心革面，揖讓而疊夷服，緩帶而天下從。得乎其道，豈難也哉。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，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。桓文之霸，皆先教而後戰。今若聿遵前典，興復教道，使朝之子弟並入於學，立德出身者，咸習之而後通。德路開而僞途塞，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。選明修禮之士以爲之師，隆教貴道，化成俗定，莫尚於斯也。」征南將軍戴邈亦上疏曰：「臣聞天道之所運，莫大於陰陽；帝王之至務，莫重於禮學。是以古之

建國，教學爲先，國有明堂辟雍之制，鄉有庠序黌校之儀，皆所以抽導幽滯，啓廣才思，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，君子大養正之功也。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，與禮修學於洙泗之間，四方髦俊，斐然向風受業，身達者七十餘人。自茲以來，千載絕塵，豈天下小於魯？衛？賢？哲？乏？於曩時？勵與不勵故也。自頃國遭無妄之禍，社稷有綴旒之危，寇羯飲馬於長江，兇狡鳴張於萬里。遂使神州蕭條，鞠爲茂草；四海之內，人跡不交。霸主有旰食之憂，黎元懷荼毒之苦，戎首交并於中原，何遽籩豆之事哉？然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？今末進後生，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，耳不聞鍾鼓管弦之音。文章散滅，胡馬之足，圖讖無復，子遺於世。此蓋聖達之所深悼，有識之所嗟歎也。夫治世尙文，文武遞用，長久之道。譬之天地，昏明之迭，自古以來，未有不由之者也。今或以天下未一，非興禮樂之時，此言似之而不其然。夫儒道深奧，不可倉卒而成。古之俊乂，必三年而通一經。比須寇賊清夷，天下平泰，然後修之，則功成事定，誰與制禮作樂者哉？又貴遊之子，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，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，不及盛年講肄道義，使明珠加磨瑩之功，荆璞發採琢之美，不亦良可惜乎？臣愚以世喪道久，人情玩於所習，純風日去，華競日彰，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。今天地告始，萬物權輿，聖朝以神武之德，值革命之運，蕩近世之流弊，繼千載之絕軌，篤道崇儒，創立大業，明主唱之於上，宰輔督之於下。夫上之所好，下必有過之者焉。是故雙劍之節崇，而飛白之俗成；挾琴之容飾，而赴曲之和作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實在感之而已。臣以闇識，不能遠識格言，奉誦明令，慷慨下風，謂宜以三時之隙，漸就修建。『疏奏，晉王並納之。遂於十一月丁卯立太學。』

〔出處〕晉書元帝紀 王導傳 戴逵傳 宋書十四禮志一

梅賾上古文尙書 梅賾字仲眞，汝南西平人，少好學，隱退而求實進止，初領軍司馬。至是，爲豫章太守。自稱得古文尙書孔壁舊本，遂表上之。書中有序，稱爲孔安國所作，序曰：『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，言大道也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，言常道也。至於夏商周之書，雖設教不倫，雅誥與義，其歸一揆。是古歷代寶之，以爲大訓。八卦之說，謂之八索，求其義也。九州之志，謂之九丘，丘聚也，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風氣所宜，皆聚此書也。春秋左氏傳曰：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，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。先君孔子，生於周末，覩史籍之煩文，懼覽者之不一，遂乃定禮樂，明舊章，刪詩爲三百篇，約史記而修春秋。讀易道以黜八索，述職方以除九丘。討論墳典，斷自唐虞以下，訖於周。芟夷煩亂，翦截浮辭，舉其宏綱，撮其機要，足以垂世立教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。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軌範也。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，可舉而行。三千之徒，並受其義。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，焚書坑儒，天下學士，逃難解散。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，漢室龍興，開設學校，旁求儒雅，以闡大猷。濟南伏生，年過九十，失其本經，口以傳授，裁二十餘篇。以其上古之書，謂之尙書。百篇之義，世莫得聞。至魯共王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，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，皆科斗文字。王又升孔子堂，聞金石絲竹之音，乃不壞宅，悉以書還孔氏。科斗書廢已久，時人無能知者。以所聞伏生之書，考論文義，定其可知者，爲隸古定。更以竹簡寫之，增多伏生二十五篇。伏生又以舜典

合於堯典，益稷合於皋陶謨，盤庚三篇合爲一，康王之誥合於顧命。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，爲四十六卷。其餘錯亂摩滅，弗可復知。悉上送官，藏之書府，以待能者。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。於是遂研精覃思，博考經籍，採摭羣言，以立訓傳。約文中義，敷暢厥旨，庶幾有補於將來。書序所以爲作者之義，昭然義見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。定五十八篇既畢，會國有巫蠱事，經籍道息，用不復以聞。傳之子孫，以貽後代，若好博雅君子，與我同志，亦所不隱也。」

一出處〔世說新語方正第五〕

尚書序及正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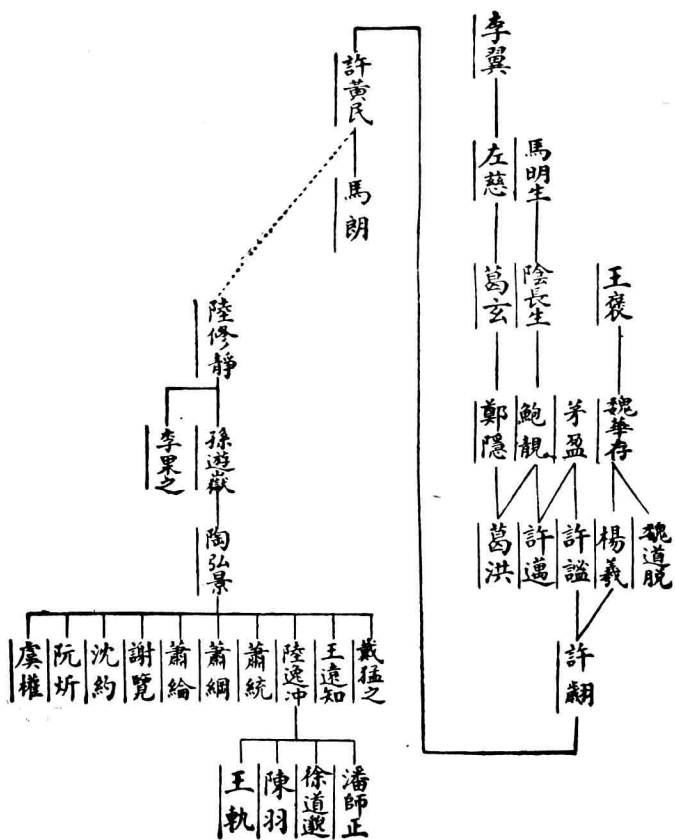
葛洪撰抱朴子，洪少有定志，決不出身，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，嘗廢書前席，慕其爲人，念精治五經，著一部子書，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。遂草創子書。會遭兵亂，流離播越，有所亡失。連在道路，不復投筆。凡十餘年，至是乃定。凡著內篇二十卷，外篇五十卷。其內篇言神僊方藥，鬼怪變化，養生延年，禳邪卻禍之事，屬道家。其外篇言人間得失，世之臧否，屬儒家。洪之爲人，性鈍口訥，形貌醜陋，冠履垢弊，衣或縷縷。俗之服用，俄而屢改，或忽廣領而大帶，或促身而修袖。或長裾曳地，或短不蔽脚。期於守常，不隨世變。言則率實，杜絕嘲戲。不得其人，終日默然，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。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。其自序曰：「洪體乏進取之才，偶好無爲之業，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，騁足則能追風躡景，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，藏逸迹於跛驢之伍。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？自卜者審，不能者止。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，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，飾

嫫母之篤陋，求媒陽之美談，推沙磧之賤質，索千金於和肆哉？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，近才所以躓礙也。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，秦人所以斷筋也。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，而志安乎窮圯之域，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蓬簞有藻稅之樂也。故權貴之家，雖咫尺弗從也；知道之士，雖艱遠必造也。考覽奇書，既不少矣。率多隱語，難可卒解，自非至精不能究，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。道士弘博洽聞者寡，而意斷妄說者衆，至於時有好事者，欲有所修，爲倉卒不知所從，而意之所疑，又無足諮。又爲此書，粗舉長生之理，其至妙者，不得宣之於翰墨。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，冀悻憤之徒省之，可以思過半矣。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？聊論其先覺者耳。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書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將謗毀眞正。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，名曰內篇，其餘駁難通釋，名曰外篇。大凡一百一十六篇，雖不足藏諸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識者。」

〔出處〕抱朴子自叙

晉書葛洪傳

〔附錄〕道教傳授傳



太興元年戊寅（三一八）

前趙光初元年

命郭璞王隱撰晉史

璞字景純，河東聞喜人。父瑗，尚書都令史。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，瑗多駁正之，以公方著稱，

終於建平太守。璞好經術，博學有高才，而訥於言論，詞賦爲中興之冠。好古文奇字，妙於陰陽算歷。有郭公者，客居河東，精於卜筮，璞從之受業，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，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。禳災轉禍，通致無方，雖京房、管輅不能過也。惠懷之際，河東先擾，璞筮之。投策而嘆曰：『嗟乎！黔黎將湮於異類，桑梓其翦爲龍荒乎！』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，欲避地東南。璞既過江，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。祐遷石頭督護，璞復隨之。王導深重璞，引參已軍事。璞著江賦，其辭甚偉，爲世所稱。至是，復作南郊賦，帝見而嘉之。時典章稍備，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，令撰晉史。

〔出處〕晉書郭璞傳

王隱傳

〔考證〕按初學記十一及御覽二百三十四俱引中興書曰：『郭璞太興元年奏南郊賦，中宗見賦嘉其才，以爲著作佐郎。』故誌其事於此。

趙石勒立小學 趙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，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。

〔出處〕晉書卷一百四載記第四石勒上

二年己卯（三一九）

置經博士。初，太常賀循上言：『尚書被符，經置博士一人。又多故歷紀，儒道荒廢，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。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，而義歸不同。自前代通儒，未有能通得失，兼而學之者也。況今學義甚類，不可令一人總之。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，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。其餘則經置一人，合八人。』至是，修立學校，唯周易、王氏尚書、鄭氏古文孔氏、毛詩、周官、禮記、論語、孝經、鄭氏春秋、左傳、杜氏服氏，各置博士一人。其儀禮、公羊、穀梁及鄭易，皆省不置博士。

〔出處〕通典五十三

〔考證〕按晉書元帝紀，稱是年六月丙子置博士員五人。當卽此事，蓋先置者爲五人。不然則「五」必爲「九」之訛。

賀循卒。初，帝踐位，有司奏琅琊恭王宜稱皇考。循議曰：『按禮，子不敢以己爵加父。』帝納之，俄以循行太子太傅，太常如故。循自以枕疾廢頓，臣節不修，上降降尊之義，下替交叙之敬，懼非垂典之教也。累表固讓。帝以循體德率物，有不言之益，敦厲備至，期於不許，命皇太子親往拜焉。循有羸疾，而恭於接對，詔斷賓客。其崇遇如此，疾漸篤，表乞骸骨，上還印綬。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，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。循雖口不能言，指麾左右，推去章服。車駕親幸，執手流涕。太子親臨者三焉，往還皆拜，儒者以爲榮。至是卒，時年六十。帝素服舉哀，哭之甚慟。贈司空，諡曰穆。將葬，帝又出臨其柩，哭之盡哀，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。皇太子追送近途，望船流涕。循少玩篇籍，善屬文，博